

七星文丛

柳鸣九

米拉波桥 下的 流水



中国电影出版社

柳鸣九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二〇〇一北京

米拉波桥 下的流水



AT3/97/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拉波桥下的流水/柳鸣九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1.1

(七星文丛/孙立峰主编)

ISBN 7-106-01660-8

I. 米… II. 柳…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299 号

书 名 米拉波桥下的流水

作 者 柳鸣九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public.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375 插页/4

字数/118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6-01660-8/I·0281

定 价 13.00 元



作者在塞纳河一桥畔。



作者在蓬皮杜文化中心前的咖啡馆。



在巴赞的书房。



在罗杰·格勒尼埃的寓所，右为沈志明。



与10/18丛书主编克里斯蒂安·布格瓦，左为金德全。



与索莱尔斯在巴黎一咖啡馆。



在塞利纳的
故居，右为
哥达尔教授。



在NRF编辑部与其主编雅克·雷达。

七星文丛·序

季羨林

渭渠来信,要我为《七星文丛》写一篇序。写序是平常的事,渭渠的要求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而,这个要求来得却不是时候。

我最近接连读了几篇文章,不约而同地对写序一事大张挞伐。请人写序的人有罪了,出版有序言的书的出版社有罪了,连写序的人本身也有罪了。我是一个写序颇多的人,读了以后,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但是,人家的话又不无道理。思忖之余,下定决心,改邪归正,回头是岸,从此再不写序。

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渭渠的信来了。

怎么办?

“臣之进退,实为狼狈。”

经过仔细地推敲考虑,我觉得,报刊上攻击写序的文章其核心问题是“名人”二字。作者想请名人为

自己涂脂抹粉，出版者想以名人为幌子，利用“名人效应”为自己的出版物开拓市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指摘却与《七星文丛》无论如何也挂不上钩。七位作者本身都已是名人，是学者而兼作家的名人。他们绝对用不着我这个“名人”为自己增光添彩，他们自己的光彩已经足够用了。他们是无所求于我的。

那么渭渠又为什么要我写一篇序呢？

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中国历代的文人士大夫都有同声相求，同气相应的传统。几个能谈得来的素心人，结成了有组织形式或者没有任何组织的小团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见面时聊上几句，在俗务缠身中得到一些“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快乐。有益于己，无害于人，亦人世中一乐也。

我确实不知道，渭渠等七星是否是像我上面说的那个样子；但是，文章能结集在一起，成为一个“文丛”，其中必有缘故。中国人常说“翰墨因缘”，至少他们七个人是结成了这种翰墨缘的。不但此也，他们七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都闪出了光芒，收在“文丛”中的文章，不过是他们专业以外的余兴。但是，我相信，这些余兴也同样闪出了光芒。七星共闪，光芒更大，这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读者有福了。

这七星中，至少有五星可以说是我的朋友。这一点渭渠或许是知道的。就算是星吧，我已经年将

届九旬,是一颗即将失掉光芒的老星。七少一老,我这一老没有能置身七星中;但是,七星的文章,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余兴的,我都或多或少地读过一些,我对他们的人格和文格是知道的。现在渭渠让我同他结成翰墨因缘,对于我来说,这是莫大的幸福。言念及此,我在上面提到的关于写序的一些思想障碍一扫而空。我下定决心不想写的序,也决不是现在这样的序。于是我立即毁掉我刚刚立下的回头是岸的誓言,写了这一篇序。

至于《七星文丛》中的文章,原文具在,再要我来解释介绍,反会成为蛇足。我就此打住了。

1999.12.28

自序

我是外文系出身的，长期摆弄的是外国文化，可以说一辈子都是在桥上讨生活。

桥上观两岸风景的好去处，桥本身也是热闹熙攘的好景点，近几十年来，华夏大地上哪一场风风雨雨没有在桥上留下几许掠影？世界文化哪一种景观没有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丰采？

在桥上，虽然经常有悬空之感，也经常遇风雨的吹打，但自有眼界开阔、感受纷呈的逸致，我摆弄这、摆弄那，忙忙碌碌，不意桥下的流水无声地流走了岁月，时至今日六十五，不由得也在桥上叹了一声：“逝者如斯夫”。

米拉波桥在何处？在巴黎塞纳河上，由于法国二十世纪第一位大诗人阿波利奈尔曾在他不朽的诗篇里反复咏唱：“米拉波桥下塞纳河水流”，因而更闻名遐迩，这一诗句也成为了法国人形容时光流逝的最富于诗情画意的比喻。

我借用法兰西才人的诗情,并非要附庸风雅,仅仅是因为这集子中的文章都与我的巴黎生活以及我桥上营生的内容有关。

事实上,我在此之前的三个散文随笔集《巴黎对话录》、《巴黎散记》、《巴黎名士印象记》,都是以巴黎生活为内容的。巴黎,我只去过两次,而且,因为都是得法方的邀请而去的,每次的时间也就不太长。短短不到半年的访问,出了三四个集子,我简直就是在挤柠檬!巴黎这个柠檬啊,你实在是太丰满了,你的汁液实在是太甘美了,令我难以自禁,贪得无厌!

巴黎是否尚有我意犹未尽、梦往神游的去处?那就是拉雪兹神甫公墓。那里聚居着不知多少高雅的灵魂,也许要算我在巴黎时去得最多的一个地方……

1999 年元月

目 录

自序.....	1
谁道人生无再少	
——渐渐走近埃尔韦·巴赞	1
一颗不安定的灵魂	
——曾有过“中国缘分”的索莱尔斯	27
法国当代的契诃夫	
——罗杰·格勒尼埃散影.....	41
“老字号”NRF 与它的一位“掌柜”	
——记雅克·雷达.....	57
弄炸药而没有伤手的人	
——亨利·哥达尔教授及其他.....	75
与“魔鬼”签契约记	94
1. 我藏有一套“禁书”	94
2. 束之高阁,藏而不用	98

3. 流连于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内外·····	102
4. 在文化中心结识“魔鬼”·····	106
5. 走出伊甸园·····	114
6. 随靡菲斯特出游·····	119

*

巴黎影院漫步(一)·····	123
巴黎影院漫步(二)·····	139
巴黎影院漫步(三)·····	155

*

“F.20 丛书”小记·····	169
一个漫长的旅程	
——写在“F.20 丛书”七十种全部	
竣工之际·····	177

*

编后记·····	193
----------	-----

谁道人生无再少

——渐渐走近埃尔韦·巴赞

1

我走近巴赞，渐渐的，花了将近十年的时光。

为什么 1981 年我第一次到巴黎进行学术访问时，没有去见巴赞，而直到 1988 年第二次访问时才与他谋面？

1981 年的那次访问，我在各方面都受到法国外交部文化司的特殊优待，在学术上，除给了我一张自由出入卢浮宫进行参观的“绿卡”外，还根据我所提出的名单，安排了我与文化界名人的会见，正是在他们的安排与协助下，我见到了当时法国文学界为数甚多的名家，尤瑟纳尔、西蒙娜·德·波伏瓦、娜塔丽·萨洛特、阿兰·罗伯—葛利叶、米歇尔·布托、艾玛吕埃勒·洛布莱斯、皮埃尔·瑟盖斯、法朗士瓦·莫里亚克、皮埃尔·加斯卡尔，等等。因此，我曾对他们之中有的人笑称，我是来到了巴黎文化的奥林匹斯山上，见到了山上几乎所有的“神”。

这显然是一种玩笑性的夸张表述，“神”，当然不全，在这个名单中，熟悉法国当代文学的人士很容易就会发现，至少有一个大“神”赫然不在，那就是埃尔韦·巴赞，他当时是举世闻名的龚古尔学院的主席，已经是著作等身，声誉正隆，在法国文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是法国文化部里文学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是作家工会的主席，曾获得苏联颁发的列宁文学勋章……这一切我明明是知道的，但我提出的名单中，却偏偏没有他。至于其他的“神”，玛格丽特·杜拉斯、米歇尔·图尔尼埃以及莫狄亚诺，我之所以没有见到，则不是因为我的名单中没有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当时有的在国外，有的行踪不定，如天马行空。

人的生活行为与社会行为中，总会有一些非理性的、难以理喻的意念在作祟，有些决断当时怎么作出的？是出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细小缘由，甚至是靠扔零币或近乎扔零币的方式来做出的？这种情况也不乏其例……在走近巴赞的问题上，我以上的迟疑虽然没有那么出于非理性的或荒唐的原因，但今天看来，理由显然是说不通的，至少是不够充足、不够明智，不过，这不充足的、不明智的理由，当时在我身上却又带有几分必然性。

我认识巴赞，最初是从法国辞书上开始的。就像少年时有读汉语字典的习惯一样，我进入自己这个业务行当以后，就有了经常读法国辞书的习惯，从那上面可以得到很多知识，也可以认识很多面孔。

法国当代文学辞书上巴赞的头像,几乎没有一张叫人有亲切感的,我应该怎么形容呢?记得在果戈理的一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人物相貌的描写:“世上有许多这样的脸,造化在捏造他们的时候,不曾多下功夫推敲琢磨,也不曾动用任何细巧的工具,譬如锉刀啦、小钻子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却只顾大刀阔斧地砍下去:一斧头就是一个鼻子,再一个斧头就是两片嘴唇,用大号钻头凿两下,一双眼睛就挖出来了,也不刨刨光洁就把他们送到世上来。”

很对不起巴赞在天的亡灵,过去,每当我从书上见到您的头像时,总情不自禁想起果戈理的这段描写。

他的头大过于一般人,棱角分明,近乎方形,额头宽阔平齐,颧骨高耸,整个下颚与下巴几乎成一条横线,宽幅而薄薄的嘴唇则像一把弯曲的刀片,眼光咄咄逼人,头上一层修短的薄发从中央向周围披开,就向中世纪的教士……这似乎是一个粗犷、野悍、坚硬、严峻、犀利的形象,他给你一种逼促感、压迫感,既然你已经有此感觉了,你又何必再走近他?以貌识人的误区,谁都可能陷入!

再就是对他代表作的先入之见了。他的代表作无疑要算是《毒蛇在握》。我第一次访问巴黎时,并没有读过这部著名的小说,但我知道它,读过有关它的介绍与评论,这是一本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书,中心内容是一对母子的矛盾与冲突,矛盾冲突是如此深刻、激烈、惨厉,作者甚至把母子关系形象化为一